

2019年8月18日，来河南参加第22届黄河诗会的中国诗歌学会会长、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克，在商丘的标志性景点——火神台景区的最高处，与北大教授、诗人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臧棣一起，先后在我的诗人签名本上留下他们的墨宝。臧棣的字迹洒脱，杨克的字迹飘逸，似乎都与他们的诗人性格有着某种契合。

此后，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杨克先生飘逸的痕迹和为诗奔忙的身影。他的一首《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祖国》，蜚声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几年来多次在央视荧屏和许多大型诗歌朗诵会上叫响，令亿万听众和读者牢牢记住了杨克的名字。

杨克笔下的芒砀山

在商丘期间，杨克和参加第22届黄河诗会的众多诗人一起，先后到商丘古城、永城芒砀山、民权甘林等地采风。他回穗之后，创作了一首《芒砀山孔子避雨洞》，发表在《长江文艺》2020年第1期。他写道：

席地讲座，风中的大树
突然被流言蜚语割断
祭祖，旧居竟无寸土立锥
夫子的内心早已千疮百孔
像乡村茅屋破旧的筛子
一个炸雷，盖过讲学的声音
苍天鬼哭狼嚎，声如山洪
他嗓音尖细，有些沙哑
苍山如海
人孤独似一叶扁舟
高大的身躯俯偻下来
矮过山洞外的土包
如一只葡萄的丧家之犬
唯有岩洞狭窄的空间，多么温暖
白面弟子，几粒被怀抱的白果
先生眼角浑浊的老泪
怯生生爬出
滋润了芒砀山的青葱
……

杨克的诗句穿越时空，写出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、传播仁道的艰难境遇。他想象着孔子师徒在雨中讲学和雨后晒书的场景，想象着孔老夫子讲学之声的沙哑脆弱。在雨中，在惊雷之下，苍天也被感动了，鬼哭狼

光 彩

等闲识得诗人面

□ 袁正建

耀。而芒砀山的岩洞多么温暖……杨克认为：“人的一生总有某个时刻像丧家之犬。”孔老夫子那饱含布道儒家思想的眼泪，落在芒砀山，两千年来孕育出后世山林的青葱，也植下了文化追溯的轨迹与脉络。

在诗的最后，杨克写实地记录下来：“一行诗人逶迤而行/绕过陈胜墓刘邦斩蛇碑。/在梁汉王空空如也的墓穴停留片刻/静穆岩下，像删剩的诗三百/我是其中的一首……”可以想象，诗人的此次商丘之行，是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又一次重逢。

与大师一起荡漾在康河的柔波里

一切因诗缘起。近代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曾经于1921年赴英国留学，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。在剑桥留学期间，徐志摩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，从而奠定了他浪漫主义的诗风。1928年，徐志摩故地重游，在归途的中国南海上，吟成了著名的《再别康桥》一诗，康桥即剑桥。这首带有淡淡忧伤而又朗朗上口的传世之作，成为徐志摩的代表作品之一，近百年来广为流传。

2015年，为了纪念徐志摩，剑桥大学设立了徐志摩诗歌艺术节。2016年7月，杨克等中国诗人应邀参加“剑桥诗人徐志摩120周年诞辰纪念”活动；2017年杨克在参加第3届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的时刻，开始构思一首《又见康桥》的诗作，到2018年2月终于完成。同年8月，第4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颁给杨克“剑桥徐志摩诗歌奖”。

“今夜我代你回到英伦，正如当年你代我离开，两个天空争抢，

一袖子带不走的云彩。……”

杨克的《又见康桥》继承了徐志摩的浪漫和唯美色彩，读来朗朗上口，回味无穷。徐志摩与剑桥有缘，杨克与徐志摩的诗缘、与剑桥的情缘也越来越深。在今日头条上的“诗人杨克”里，看到许多杨克在剑桥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石板小径上，留下杨克漫步的足迹。《又见康桥》后来收录于英国出版的中英文诗歌集《没有终点的旅程：杨克诗歌精选集》一书中。英国著名诗人、评论家、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客座院士彼得·赫斯为该诗集撰写的评论也赫然在列。

杨克说：“在剑桥，徐志摩有着广泛影响。剑桥大学800多年的历史中，涌现出牛顿、达尔文等科学巨匠，造就了罗素、维特根斯坦、培根、凯恩斯等文史哲大师，培养了弥尔顿、拜伦、华兹华斯等卓越的诗人，还有1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。可只在国王学院游学了一年的徐志摩，在普通游客和读者的口碑中，似乎更风头无两，可谓‘一诗盖康河’。”

2022年11月20日《羊城晚报》刊载了一篇杨克的文章《在康河的柔波里》，这是杨克为《徐志摩在剑桥》一书写作的序言。该书的作者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斯图尔特·莱昂斯先生。杨克写道：“新版《徐志摩在剑桥》用中英文出版，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官方推出，显示了学院对于中英文化交流的支持。请我作序，于我是一个巨大的荣誉。疫情期间，线上网络诗会，徐志摩的曾孙女徐文慈用英语诵读过我的《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》……”

疫情阻不断诗情

“梦幻之树 黄昏在它的背后大面积沉落
逆光中它显得那样清晰
生命的躯干微妙波动
为谁明媚 银色的线条如此炫目
空气中辐射着绝不消失的洋溢的
诉说生存的万丈光芒
……”

杨克的这首《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》写于20世纪90年代，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《杨克的诗》诗集中。近年来，这首诗多次被人传颂，并制作成视频播放。我想，大概是因为疫情三年需要提振人们的信心和勇气的缘故。在南方，每片逆光的阴晦背后，都有一株向阳而生的木棉。人们在焦虑和失望中徘徊，现实与理想形成一定的反差，而诗人以敏锐的触角捕捉到光影与木棉之间的某种逆向而生。“谁的手在拧低太阳的灯芯，惟有它火焰上升”。逆光中的木棉，决不愿意成为平庸的大多数。它以昂扬向上的姿态，搏击自然界的风雨，把人们对于生的欲望和战胜疫情的行动，化为“万丈光芒”。诗人用无形的手和朦胧的意象去鼓舞疫情下的人们，战胜疫灾，勇于前行，延续生命。

2021年6月2日，杨克写下《疫情中从容的广州》一诗，突出了广州人抗击疫情的大胆尝试——“这就是广州，敢当，敢拼。以一城之力，每天隔离三万境外来客，更多是国外归来的亲人。广府，一概不拒之门外。”

广州的精准抗疫，为全国带了好头，也提供了借鉴。而诗人投身其中，以特有的敏感捕捉到几个镜头——

镜头一：“危机和意外来临时，广州人，彻夜排队接受排查，没有抱怨……”

镜头二：大雨倾盆。核酸采样的护士没有躲，市民也没有避。打着伞，遮住了看不见脸的护士，而旁边的医生也没离开……

镜头三：没有封城，大街也空荡荡……

志愿者和上班族，依旧忙碌……

诗人笔下的广州，是一个充满斗志、充满信心的广州，是一个能够统筹疫情防控和发展的广州，绝没有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愚笨和不以人民为中心的做法。

万 象

烟 票

□ 班琳丽

礼拜一早晨，潘安年一夜无眠，天一亮，他简单地洗漱完，犹豫了一下，点根烟出门了。

那天阳光很烈，他的步子迈得很慢，老远看到同事就抬起手，将烟送到嘴边，像模像样地抽一口。

“潘主任，咋抽上烟啦？”凡见到潘安年抽烟的同事，全都忍不住这样问。

潘安年叹口气：“心烦呗。操持老大的婚事，老二的工作，还有个老三上学，这些事儿压头上，烦。”

“你这是借烟烧愁啊！”潘安年苦恼地笑着，再抽上一口。

也有同事说：“潘主任，你意志不坚决，你可是坚决反对抽烟的。”

潘安年就摊摊手：“我也没想到有这一天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”

那时潘安年在县印刷厂工作，任厂办主任，家还在农村，每个周末都要回家，帮着爱人干干农活。一个周末，他刚到家，自行车还没扎稳，剃猪草的爱人就质问他：“他爸，听说你学会抽烟啦，烟瘾还挺大，烟不离手，这日子你不想好过啦？”潘安年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“哪有的事，没抽，别听人嚼舌头。”

爱人眼圈都红了，说：“你也不算算账，一包烟3毛钱，够俺娘几个吃几个月的盐啦。”潘安年再次“嘿嘿”一笑，说：“我咋能不知道，我心明似的，不会抽。”说完，潘安年似想到了什么，加重语气嘱咐爱人，“咱家那几个小子，你盯紧点儿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学抽烟。”

爱人盯一眼他认真的样子，回他：“只要你上梁正，他们下梁就不会歪。”

潘安年看一眼忙得蓬头垢面的爱人，心头一酸，赶忙拉起床车去地里拉土积肥去了。全家五口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，这个“一头沉”的家，家这一头可真够沉的。可他心里这件事，这会儿连爱人也不能说。

等潘安年回到单位，烟照抽，尤其爱当着众人的面抽。每周一次的全体职工大会，潘安年抽起烟来是最惹人瞩目的。他个子高，一米八多的身板，无论站着还是坐着，火光在他嘴巴上一明一暗，惹得会场里的人全都看他。

“老潘，你这么个坚决反对抽烟的人，这会儿咋也吞吞吐吐的了？”厂长当着全体职工的面问潘安年。

“没办法，愁啊！”潘安年又是老一套托词。

“是啊！老潘的日子难，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他家三个半大小子啊！”

听同事们都向着他说话，潘安年不觉湿了眼眶。当月领工资，会计将潘安年的工资数给他，同时将两张烟票递给他，说：“老潘，厂长特意安排，从这个月开始供应你烟票。鉴于你们家的困难，特别照顾，人家一张，你两张。”

潘安年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喉头哽咽，忙拿了工资和烟票转身离开了。

回到住室，潘安年捏着那两张烟票，心底像揣团火似的令他焦灼不安。这场戏演得好辛苦。不，是痛苦。

操持大儿子的婚事，场面上的事需要烟，潘安年拿着钱愣没买来烟。二儿子退伍回来安置工作，他去找安置办，人家一次次说僧多粥少，让他耐心等。

有次他在安置办遇见同学老周。老周将他拉到一边，咬着他耳朵说：“老潘，咱近人不说远话，你以为这岗位都是给你儿子准备的？你空着俩爪子，这是找人办事的态度吗？你也拿盒烟，人家抽不抽的你让让。若手头有，你丢盒烟给人家也不多。”

潘安年一拍脑门，说：“懂了。”

那年头，厂里供应烟票，会抽烟的才有份。论说潘安年当着办公室主任，想要烟票，凭他手上那点特权就能搞到。要么私下里跟厂长说一声，也没问题。偏偏潘安年不想舍这个脸。他做事一向的准则是，不是让领导信服，而是让众人心服。

1991年，国家实现全民卷烟敞开供应。再看潘安年，烟可以随便买了，手头也有闲钱买烟了，他当即戒烟，尽管已有了烟瘾。

人 世 间

老屋里的乡愁

□ 焦风光

初冬时节，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。

与其说事务缠身，倒不如说疫情给了我漂泊在外的理由。娘在家中，跟着大哥。大哥在村中开了一家诊所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在别人眼中，娘的几个孩子都有出息。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止一次劝他们搬出那间破旧不堪的老屋，拆了重新翻盖，晚年住在敞亮的新房里享几天福。娘说啥也不同意，原因还是那句重复多次的老话：“你们几个都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，住一辈子了，舍不得这穷家破院。”我在心里盘算着，其实这次回来，除了看看老娘和亲人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：说服娘把老屋拆了再建新房。

娘听说我回来了，颠簸着小脚迎到村头的路口。

大哥寒暄着我手中接行李，像迎接客人一样把我领进家中。小院中的一切熟悉而又陌生，两棵并肩而立的柿树又长高了，枝头挂满红得发亮的柿子，几片枯黄的叶子在风中摇摇欲坠。柿树底下，还是那口上下发出“吱吱呀呀”声响的压水井。院子的北面就是老屋。老屋是用泥土掺合麦秸、豆秆垒起来的。历经岁月的侵蚀，老屋早已遍体鳞伤，几根裸露在外的秸秆在没有棱角的墙角上顽强努力地支撑着……

听说我要在家中住上一晚，娘早已把床铺收拾好了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暮色四合的小院充满着温馨和祥和。与儿时的记忆相比，此时的村落一如往常，只是少了几声乡村里的鸡鸣犬吠。我和大哥陪着娘坐在柿树下，月光洒在娘的脸上，岁月留下的沟沟壑壑愈加明显。

“娘，还是把老屋拆了重新给您盖几间新房吧！要不，您就跟我到城里住。”我打开话题，用乞求的眼神望着娘。

“还是在家跟着你哥吧，娘一辈子就在这泥土地里摔打，城里再好，娘住不习惯。盖房的事你们也不用再操心了，我还是住在老屋里。”娘话语不多，但给人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我们知道，再劝娘她还会用那句老话来拒绝。

晚上睡在老屋里，我久久难以入睡。这间老屋里有我的童年记忆，升腾着我的踌躇满志，也记载着一家人的欢笑和忧伤。窗外沙沙作响，微风吹起一地落叶。看着我长大的老屋，今夜是否把我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？

第二天吃过午饭，我就要启程返回。娘喊着我的乳名，拉着我的手：“娘舍不得这间老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你看这是啥？”

娘把我领到她的床头，墙上贴满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的画报。娘用粗糙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把离床最近的一张画报掀开，一幅斑驳不清的粉笔画呈现眼前。画中的一个孩子紧握双拳，目光坚定，抬头凝视着天空。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：立志成才！1978年9月1日。

娘说，这画是我入学第一天画的，那时我刚六岁。“自从你考上大学离开家，想你了我就看看你画的画。屋子拆了，画就没有了，娘舍不得呀！”

听了娘的话，我心头一酸，泪水瞬间溢满了眼眶。

我答应娘，房子不拆了。娘笑着把我送到了村头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无心留意路上的风景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：娘不让我到城里住，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；娘不让拆掉老屋，是因为老屋里有我的乡愁，也有娘的乡愁。



杉水之间

林廖君 摄

途 轶

丁福的混沌青春

□ 陈海峰

丁福去了老王说的那家馆子，老王已经等在那里了。桌上摆着四盘凉菜，一盘花生米，一盘荆芥黄瓜，一盘红耳丝，一只烧鸡。丁福发现，他跟老王两个人，只摆了套餐具和酒具，问：“焦老师也来吗？”

老王说：“他能不来吗？就是他订的馆子啊！”

丁福说：“跟做梦一样……”

老王笑了起来。

丁福也笑了。

老王说：“小丁，我知道你跟小夏没有上过床，可我问你，在梦中呢？做梦有没有跟小夏办过那事？”

丁福最烦老王拿夏嫣然跟他开这种玩笑，他觉得他跟夏嫣然是认真的，他们的感情是纯洁的，他不许老王亵渎这份感情。本想发火，却看到老王一脸的正经，忍住了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有过。但梦里也弄不清是不是夏嫣然，反正是有。”

“这就对了嘛。”老王说，“有句老话，叫万恶淫为首，论事不论心，论心天下无完人。就是圣人，也不敢说自己没有淫心。有些事是能想不能做，管得住自己，也就是君子了。所以，小丁你是个君子，这一点，我和焦书奎没有看错。”

“傻！”

丁福听到身后有人说话。扭头看时，是焦书奎进来了。

焦书奎从包里掏出两瓶酒，说：“今晚就两瓶，我跟老王多喝点，小丁你随意。”他在丁福身边坐下后，又说：“小丁你就是傻，要是我，宁可不当这君子，也要把小夏办了，生米做成熟饭，她也许就不会离开你了。”

丁福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他也不知道，如果真跟夏嫣然是有了那事，她是不是就不会跟他分手了。

“那不一定。有些人，别说是生米做成熟饭，就是煎成锅巴，也不一定。”老王说，“你以为小丁是你啊？你要没个正经工作，段咏梅会跟你到现在？小夏当初看上小丁，还不是想在那部电影里混个角色？后来电影泡汤了，一切也就该结束了。”

丁福觉得老王说得对，若是换了他，段咏梅一样会选择分手——门当户对，是有几分道理的。

老王打开酒瓶，开始分酒，一边说：“其实小丁你也没吃亏，有个大闺女整天陪着，莺声燕语，耳鬓厮磨，没干实事，你总亲人家了吧？不亏。”

“真不亏。”焦书奎说，“就像我们做梦拾钱，拾啊拾啊，兜里包里都装不下了，醒来不还是两手空空？可是，最起码梦里那会爽了。”

丁福又想起跟夏嫣然相会的梦，觉得一点也不亏了。何况还有焦书奎，还有老王。焦书奎给了他一份工作，让他人模狗样地混了两年；老王不但生活上给他帮助，还让他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，他亏了吗？不亏，不但没亏，还赚了，大赚了。

“来，喝酒，为这一场梦，为我认识两位老师加劲儿！”丁福先端起了杯子。

“慢，趁还没喝酒，先把正事办了。”

焦书奎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，交给

丁福。

“什么？”丁福问。

“我北京一个朋友的报社招人，小丁你去吧，电话里都说好了。”焦书奎说，“车票在信封里，晚上十一点的火车。”

“还有这个。”老王也掏出一个信封。“这里有5万块钱，穷家富路，你带上用吧。”

丁福接了焦书奎那个信封，却坚决不肯收老王的钱，说：“我都分了几万了，一个人足够花了，老王你有家有口的……”

“拿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。”老王不容分说，把信封塞进了福口袋里。“万一工作不顺心呢？万一再碰到个夏嫣然呢？做北漂也是要有点本钱的。”

丁福一手捏着信封，一手端着酒杯，眼睛湿润地看着焦书奎和老王，两片嘴唇哆嗦得像两只展翅欲飞的蝴蝶，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这一哭，就刹不住车了，他趴在餐桌上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好像要挣扎着蹦出去，又好像被什么东西绊着，蹲不下去，就那么挣扎着，恸哭着……

过了好久，丁福突然不哭了，像被谁突然拉了开关。他再次举起酒杯，说：“我啥也不说了，来，喝酒！”

“噢”的一声，三只酒杯碰到了一起。这杯酒下肚，丁福好像真的从梦中醒过来了。

(完)